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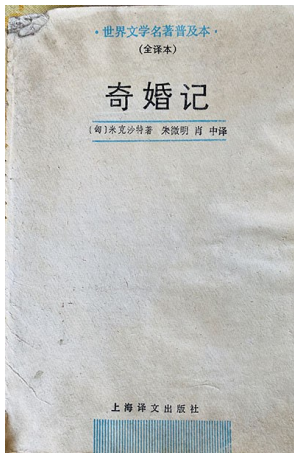
《奇婚记》的意义

潘洪科

过年期间,我读完了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创作于1900年的长篇小说《奇婚记》,该书由朱微明、肖中依据苏联1953年俄译本转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书32万字。

书中描写了青年亚诺什和比罗什卡一对恋人婚姻上的不幸遭际和命运,他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他们的爱感动天地,是一曲凄美的绝唱!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我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媲美,让人唏嘘和长叹!

大学生亚诺什和西格利用春假,由匈牙利东北部帕塔克城到邻省鲍尔诺茨茨城去,路过奥拉斯辽斯克村,偶然被邀请到裘里男爵家的城堡作客,结识了裘里的女儿马丽亚,裘里是县长,他过去是军人,几乎在军队里待了一辈子,做过很多缺德的事情。他是靠搜刮民脂民膏发的财。男爵的女儿马丽亚和她的家庭教师苏青卡神父发生暧昧关系,怀了孕,这是一件发生在贵族家庭中见不得人的丑事。裘里为了掩盖这件丑行,在两位大学生假期结束返



回,再次路过奥拉斯辽斯克村时,采用卑鄙手段,强迫亚诺什和他女儿马丽亚举行婚礼,演出了一幕“拉郎配”的“奇婚”闹剧。亚诺什本来已经有心上人,并和心上人比罗什卡举行了订婚仪式。在第二天他从裘里家逃离后,亚诺什开始了漫长的上诉维权之路。根据当时的法律,亚诺什在没有解除和马丽亚的婚姻之前,是不能和心上人比罗什卡成婚的。亚诺什为此向教会法庭提出控告,宣告他和马丽亚的婚姻无效,因为

这件丑事发生在贵族和乡村教士之间,一旦暴露出来,会危及贵族和教会的声誉,和他们的封建统治,因此,尽管证据齐全,教会和封建皇朝、贵族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丑闻,

经过多次、长达十几年断断续续审判,教会法庭、主教法庭、教皇法庭都宣判了亚诺什和马丽亚的婚姻有效。使亚诺什和比罗什卡这对真心相爱的人的爱情成为了一幕悲剧!

小说的结尾,同样身为贵族的青年亚诺什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他沉溺于玩乐赌博之中,花尽了家财,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异国。在安葬完亚诺什后第二年春天,女主人公比罗什卡卖掉了自己的庄园,离开了伤心之地,没有人知道她去向何方……这就是《奇婚记》的结尾,给人以悲凉的意味。

若干年后,“在亚诺什长眠的地方,四周万籁无声,没有森林,也听不到森林的吼叫声,只能听到青蛙在附近的水洼里叫道:神父统治着!神父统治着!”揭示了作家,通过作品向当时社会发出的抗争与呐喊。(作者退休)

学诗感悟

王恩会

写诗
就是在外
边些文字回来

然后将它们
驯服
圈养在纸上

或田园或河流
亦可花草亦可树木
日月星辰兼风霜雨雪

让鸟鸣声
溪流声
在此结集

(作者单位:西曲矿)

天平上的微光

张鹏

天平在三月十五日醒来
砝码是沉默的数字
一端是膨胀的欲望
另一端
是褪色的承诺

霓虹在玻璃上流淌
我们站在橱窗
数着掌心的纹路
指纹在屏幕上
留下年轮

泡沫在风中飘散
纸箱堆积如山
我们拆开一层层包装
寻找
最初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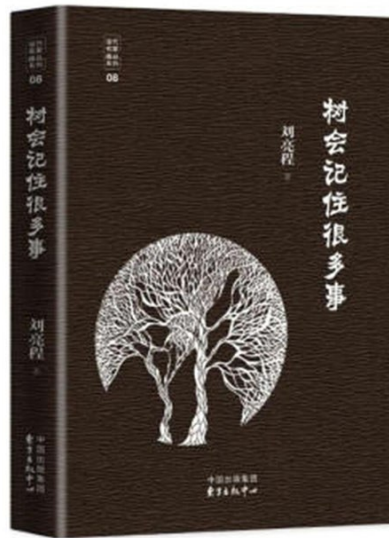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
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们站在光里
与倒影
对视

而天平仍在摇晃
寻找
那个完美的支点

(作者单位:屯兰矿)

《树会记住很多事》作者刘亮程,中国当代散文家。出版过多部散文著作,代表作有《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虚土》《风中的院门》等,并获得过多次散文类文学奖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

散文作家刘亮程无疑是今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家。自从《一个人的村庄》问世以来,他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本书精选刘亮程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散文佳作,共41篇。分为“驴叫是红色的”“今生今世的证据”“留下这个村庄”三个部分。这些文章流淌着浓厚的乡土情绪和生命意识,古拙而强劲,悲怆而沉重,朴实而又极富特色的语言,抒写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让读者如同“沉浸在阳光的暖照中”,又沉思在时代的风尘之中。



读
书

潮起潮落,笑对浮沉岁月

郭燕红

暮色四合时,我合上《人生海海》,恍惚间仿佛听见海潮声从书页间涌来。麦家笔下那片村庄,像一颗被岁月磨砺的珍珠,裹着咸涩的浪与刺眼的光,在时代洪流中沉浮。人生如海,而人性是潮汐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痕迹——或是一道伤痕,或是一抹星辉。

潮起时,英雄的暗礁

上校的一生是海面翻涌的巨浪。他当过军医,救过无数性命;潜伏敌营,背负一身功勋;却让一块屈辱的刺青,成为一生逃不脱的诅咒。他像一尊被供奉又被打碎的神像,村民称他“太监”,却又将难题悉数抛给他;红卫兵扒开他的衣衫,却在刺青暴露的瞬间被他疯癫的狂笑震慑。

麦家写英雄,不写悲壮,只写荒诞。上校的刺青是时代的隐喻——有人用刀刻下耻辱,有人用血书写忠诚。疯癫于他竟是慈悲的解脱,褪去一身铠甲,他成了画满童真花草的稚子,在爱人林阿姨的臂弯里,

重新活成一片未被污染的浪花。

潮落处,蝼蚁的执念

爷爷的悲剧像一滩干涸的盐渍。他满口仁义道德,却为“家族清白”出卖上校;他深谙“乡亲面前自大不得”,却终被唾沫淹死在祠堂梁上。老保长满嘴荤话,却在危难时护住上校的秘密;父亲沉默如礁石,用一生赎罪,却将愧疚刻成墓碑。

最刺痛的是小瞎子,他像一条寄生在人性裂缝中的毒虫,用谣言与仇恨啃噬他人,却也在残躯中写下“我是天理”的血字。麦家笔下没有完人,只有被潮水冲刷后裸露的礁石,有人活成执念的囚徒,有人溺死于虚荣的漩涡。

海平面下的微光

林阿姨是暗夜里的渔火。她因一场误会毁掉上校的前程,又用半生时光缝合破碎的因果。当她为疯癫的上校纹上遮盖刺青的图画时,针尖扎破皮肤,血色晕染成莲——那是救赎,亦是忏悔。她说:

“爱是债,要用一辈子还。”而麦家写她与上校同棺而葬时,竟让人读出一丝温柔的圆满,潮水终将抹平所有沟壑,爱比恨更接近永恒。

书中“我”流亡西班牙的段落,像一段搁浅的独白。异乡的月光照见前妻的骨灰盒,也照见故乡祠堂的裂痕。当“我”最终将黄金手术刀还给小瞎子,不是原谅,而是与自己和解,“人生海海,潮起后是潮落,我们得学会在咸涩里酿出甜。”

合上书,窗外的海平线正泛起鱼肚白。麦家用一把手术刀剖开人性的腹腔,剖出荣耀与耻辱、爱欲与仇恨交缠的病灶。那些刺青般的记忆,终会被时间纹成一幅画——或许正如上校身上怒放的莲花,痛过的生命,才配得上深海般的辽阔。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浪涌千重,你我皆是泅渡者,带着一身斑驳的盐与光。

(作者单位:新闻中心)